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一

三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一

元　郝經　撰

述擬

先人初命經為決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儷之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為四六謂之官樣式

為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誥則以為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強勉為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黙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彦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為要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於李唐為詔赦制册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為古文不復記録近在儀真館與

書狀官荀宗道論次詩文雜著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為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曽孫玄即皇帝位光武大破尋邑於昆陽遣將破武關檄諭天下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天命未改豈容僭偽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

馮依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視夷滅是用奬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讐討賊今月某日類于上帝徧告山川羣神即皇帝位於淯水之上逆賊王莽叔房餘蘖飾詐構偽釁緣為姦適漢統之三絶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卑讓象恭滔天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徳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簒漢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

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色虛文自以為新於是黜奪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為齊民至於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聿至於今奮其威詐逞其暴戾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為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矧我宗室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於湯武孝惠文景武宣

文治幾於三代鴻恩厖惠暢浹穹壤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偽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為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憑藉外戚恣偽矯誣豈令遂縮皇帝璽稱說天命乎且外戚呂霍上官稗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丘賜取宛又敗嚴尤陳茂下昆陽定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羣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

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先共雪讐恥誅莽釁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為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尚為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荆州襲殺關侯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吳移檄諭權

年月日尚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

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布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為惡者孤實繁有徒則為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羣盜擣裂於

縣曹操父子闚闟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
蟠幽朔蠖屈漢南郁神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
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
功漢室破虜則訊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
使誅賊操誰知託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
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於赤壁堅
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兵權遂不復畏曹
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功讓能割吴越

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爲犄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乃謀爲僭竊妄肆姦兇志谿壑之無厭罪丘山而不大顧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軍督荆州關侯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爲漢虓虎之將報効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權江表置關侯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蹙操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侯已威振許

洛懾服河南權秪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關侯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為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為逆虜窟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未巳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後圖丕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麾星飛電邁哭弟荆楚尸權秣陵恢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讐之義爾皆世服於我有

漢乃二祖之遺民寛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豈迷復覥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之王世為僭偽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故三苗逆命終於投竄夫差爭長自刭幕下老劓驕恣利刄揕胷苟不以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籍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為權詿誤俾為匪民乃祖乃

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干問罪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蘖還于舊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為蠻夷逆虜者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郿屯于五丈原檄諭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

斂中表族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湯與子茍無桀紂之惡勦絶基命族屬之微斷祀嗣續則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閒甚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羿篡於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絶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賢如齊桓強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況悩淫匪彝豈能盜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

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修德政恭簡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南勦勁越北討強胡東置朝鮮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武皇帝剷除袄䜟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社稷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神州中嶽不

拔之宗也歷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州四海盡為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苐宦戚專朝隳敗王度非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暨皇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閹遺醜自其祖父騰與左琯徐璜瀆紊朝憲父嵩馮藉饕據台鼎弱昧漢道傾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以偏裨穿窬闚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修郊廟倒持太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刲還重為囚執逞其梟獍

之心肆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蹴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祇將篡竊為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柢于山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狠刑戮以立威弑母后而帝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彥搒掠太尉楊彪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昆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鬼

蜮罾繳遍寰宇機穽盈道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昏鄙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縱臾義烈扶奬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呂之志為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幡然而起為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敢

遂取旣爲漢賊又爲漢臣狐媚梟伏謂天可欺逮其將死
分香析屨不及禪代生平姦僞至此盡露逆丕嗣立公
爲簒竊父以趙高爲桓文子以浞羿爲舜禹猒然自若
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絶先皇帝遂跨
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
於丕畀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
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内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
逆叡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土版

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偽妄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濵非不能將五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於祖宗豈遂違其君父是以不忍蹀血以自相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寛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倹之徳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

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定簒竊之賊耳雖據中原
漢有與主厎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簒竊又不若莽之
強也祖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
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乎與其託於新造
危亡之僭僞靦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六葉之大漢天
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
疑矣且昔誅滅禄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
邑鸞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燃臍者王

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讐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偽庭之妖孽奉迎鑾軫還於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於高廟論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為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為義兵所以用五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黄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無為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為之推亡固存紛爭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啓昌期建皇極于中朝纂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粤惟吳楚實古荆揚詩人刺為蠻夷春秋貶其僭偽逮孫權三分以自

立暨司馬六代以相傳競尋干戈月一易主殘骨肉歲幾弑君血淮海之横波魚鰕盡赤污江湖之隙地草木皆腥莽卓桀驁於門庭曹馬喧呼於傳舍至陳叔寶尤極惛淫頸瘡猶帶夫藥刀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遝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綺縠者千數肆為瀆侮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之王氣珠壁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沉檀構結綺之臺香聞數里祠宗廟則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是崇蔑天弗畏趙高視事於

武帳姮已畫可於寶牀以江總為臯夔任孔範為伊呂國益告病民不聊生疎斥忠良賊虐諫輔不止二十罪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恤聽謠言而弗悟郤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飛渡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東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赦授臣以鉞致天之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庭而奉承筭略禡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之威將

率熊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首尾並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為江神賀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石甫航一帶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秦淮以取建業前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芬於漸臺擒虎自南掖門入宮若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

翡翠墮辱井之胭脂不御壁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授
繩引之叔寳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丙戌臣斬張
麗華施文慶沈客卿等以謝三吳執陳叔寳及偽王公
百司擁衛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偽朝盡為王士合三百
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為中國之人江漢被文王之
化此皆皇帝陛下乃文乃武聖謨洋洋乃聖乃神帝德
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役不更舉會
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以來始復

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屬宫闈之變故致遐邇之

震驚庸釋羣疑肆行大賚敷於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

之毒流致皇靈之壅底朕從太上皇帝糾昌義舉奬率

宗盟稱無辜而籲天為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

自斃於維揚翊霸上之師偽政行乎於伊洛化家為國

代虐以寬遂統承於先王乃撫治於方夏維爾萬姓甫
出阽危肆予一人退守藩服報臣子之節推尊榮於父
兄持恭遜之心全始終於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
寧締構姦宄蘊隆讐敵變起蕭牆之內禍生骨肉之間
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
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
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
之歡康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天下　云
云於戲遭家不

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增祇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汚共成新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大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

十月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為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

用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于治祇務修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隋三往而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弑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埸疎

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絶島棄城而空凋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兹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於漢帝勝之不武祇以爲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違大臣之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

鼓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爲朕帷幄之佐强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埀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大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恥朕不

及堯舜作佐時之皐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不慭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斂忍視大還追登平土之司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予違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云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廷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黄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凛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强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

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衮安匪中庸之
胡廣佑我先后相予沖人既撥亂以有為以中興而自
任革去神龍之弊追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
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
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居宜正位于中台復登
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
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
懋建大猷圖維極治兹朕無斁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

相云云

贈張巡揚州大都督制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況於死節挺英靈而不散凜烈氣以如生重為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

胡能詭隨欲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焰以燎天縱
臾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
戰百合而氣益振馘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
窮屹承天之不周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
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刖子奇而事危罵
賊而嚼齒空齦之食而殺妾饗士援絶乃陷不復求生
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為榮嗚
呼大節巉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今孰可侔寔祖宗之

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荆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

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玆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傅說之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勲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俱全沉雄而略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孽胡之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清京都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深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

虜壓之以誠孤軍逐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疎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名未稱德宜俾蕉于元宰仍錫號為父師於戲富貴著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房辟穀為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賜號尚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為百世之師天不慭遺孰謂九原可作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斂而庋以為榮故吏部侍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科傳仲尼心若顔淵曽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况揚雄為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奥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

嶷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説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轂萬夗注視片言而折兗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為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

申遺恨進長儀曹庚錢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户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祗適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於千載於今為烈道終否於九原盡焉傷心何以為訓

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袞袞可喜以興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遂践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傳説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

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棄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於今乃令忠直之賢唧恨而死不為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王者施行

李克用破黄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東

北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
聖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
莫寧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既
墜乃成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
圖鞏固德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
宗致唐治而肩成康植兹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
命紹復先王憲章以承天心勵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

平天子德本好生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生於治遂令安底於危逆賊黃巢嚚實顓庸資乃樂禍會祲氛以為氣包蛇虺以為心初無偷刼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仙芝之梟竊聚亡命以蝟興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蠆吳楚蟻結江淮髙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窺覦遂致姦兇恣行亂略鴟張而無所忌憚豕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沒謂已有命乃啓異謀

奸踰王鈇稱建僞號諸陵乏祀可勝抔土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猰貐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入衛曲突徒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涙而爲禡遂歃血以成盟掃部内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建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鴟兵已至虢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銳乃屯沙苑以

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播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為壯天裴惟諶雷萬鼓而一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横騖衆怒欲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横空三十里僵𣣋不斷雖已奪氣尚殜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搤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几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

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盾柵巷而排牆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於西內自外城入於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僞官裂冠裳而請命萬騎一麾百道並攻賊窘相擊人自爲戰蕩蜚血於魅穴溥死骨於貍丘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闥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尾俱斷羽

翼皆殘鳥駭而衝獸窮則躩叱曾陽之日鬬又踰時見鄗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衆已熸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此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禄山幾頓我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申警於陛下使陛下以之寅畏於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啓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清禁署灑掃神京宸極巍巍羆狐鳴而梟噪雄都業業復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

謀之士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元兇遂殄非劣何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藴英圖於㲄內騰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材施致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為之宣力日出而羣陰伏盜竊發以何為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已橐弓却馬挈黎庶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痍于仁壽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偽梁臣僚蓋聞田横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為之不踰昭昭在天燏燏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

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粤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
幾三百年雖紀綱寖以陵夷而德澤尚爲靡厚鼎未可
以問其輕重歷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禄山肆其姦
宄而遂以殄滅黄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維
人心灼見天意僞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内寔姦雄初以
碭山之一夫亡入冤朐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
之諛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内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斂羽
戢毛以待風飈之會瞑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

寛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旄節適為養惡之謀分以土田秪作資賊之計既蒙優渥乃寖驕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為已邑厲兵秣馬假義而逞異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闚闞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于朝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有四鎮之地國賊崔胤知賊熖之方熾惎王室之甚微覬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内招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潛犄角之機遥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胤以為宦官

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師因而覆没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犯行在矢及君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怒侯景渡江而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還墓以成圍曹人兇懼乃抄餽餉而過惟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宫析骸以爨主父親探于雀鷇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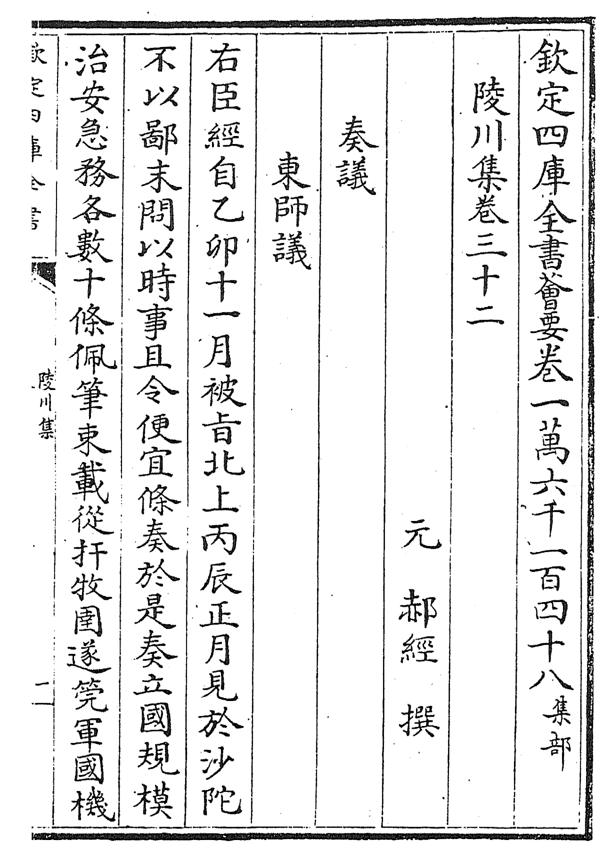
而効順極狐媚以欺人急于攘竊之私乃定刼遷之計挈萬乘而不置挾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物為之一空衣冠為之掃地乃蜚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宮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人雖李氏之天王寔朱家之日月甘行禪讓冀免誅夷懼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弑大肆殺戮恣為矯誣誅成濟而貸賈充釋羽父而討蔿氏大器既以入手孽運遂乃應天賊母后以示威立

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僞朝以鄙沓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心行夫狗彘之行擁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汚穢我皇綱褻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絶三綱罪踰九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營不共討平有靦面目彼既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漢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黄流直抵白馬背引趙
魏横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
擣下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
會荆襄之師渡漢沔吴王則跨連淮海蟠亘東南厲三
吴之鋒進圍濠泗淬兩淮之鋭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
逆心祭先皇帝掃冦穴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白於
宗周奉世祖而歸漢其爲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
忠首者王得其支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

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陵川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八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二

元 郝經 撰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

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
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
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
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向所論奏皆
為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
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
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
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

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俾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

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已次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

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數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覸舋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

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歳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

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于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萬乘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

于遐徼之土細窮于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蠡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于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鋭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于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阸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遼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于客主勢懸縕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

備後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竒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

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

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

吾力而圖後舉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

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

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

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

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

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

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閫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

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

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乗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甞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擬襄陽絶其

糧路重兵皆趍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成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于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于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

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

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于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輸廣萬里亦未

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于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

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及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苞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揺蕩臣愚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

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内以建
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
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已
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疫癘大
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
議以覼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

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

位天位者也至于魏孝文雖不逮于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

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

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濵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

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闒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

浙擣其心腹闚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浒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

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秖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國王與李行

省肱脾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錫喇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
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
去矣且阿哩克布克巳行赦令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
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
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
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

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祗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大王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先皇帝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錫喇阿哩克布克摩該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牧圉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命歷數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還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

而陛下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
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
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
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
無言乎于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
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
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茍且而
已也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

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則

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栩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于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于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

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于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

六七作于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國則曰昭烈一帝于晉則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則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于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後周則曰世宗一帝于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

于盡亡天下不至于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于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茍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于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彞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為庸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

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獘而生民日益憊也益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茍于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于是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材賦廢則國用

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頼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鋭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服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税賦立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

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

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

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

惟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茍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揹姦邪更

相援引比佽以進若不辨之于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于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葢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

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吕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于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郤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

為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于宵人不惑于羣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郤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

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頽滞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

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榦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

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隸巴圖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于諸道河東土產菜多于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

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貲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于得白銀又至于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

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為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于陜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

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真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臆太

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

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先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

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㑹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倫錫喇穆爾無備故掩而取之至于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

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令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

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令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為分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寛民力諸州縣管民

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户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奸家門户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粮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

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刻良民縱横為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鋭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

十四擴充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别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

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於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錫喇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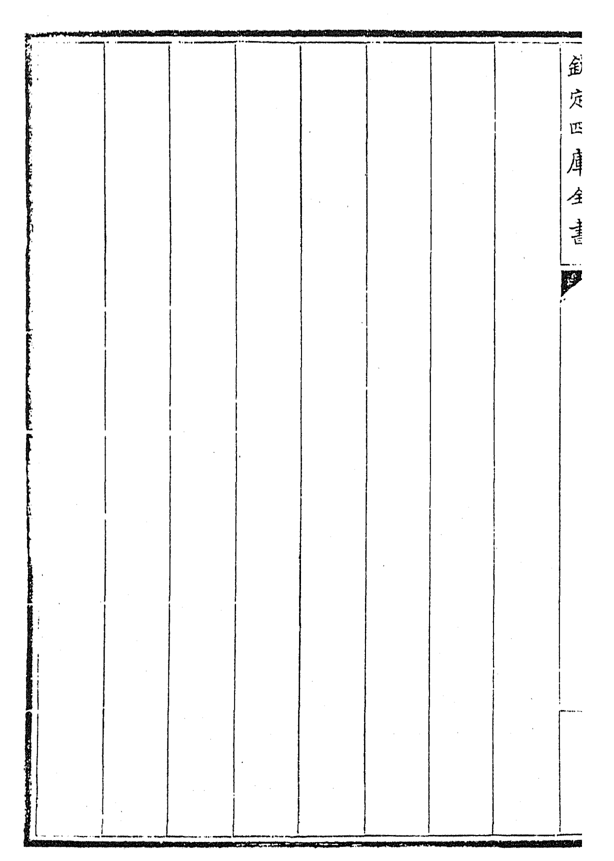
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錫喇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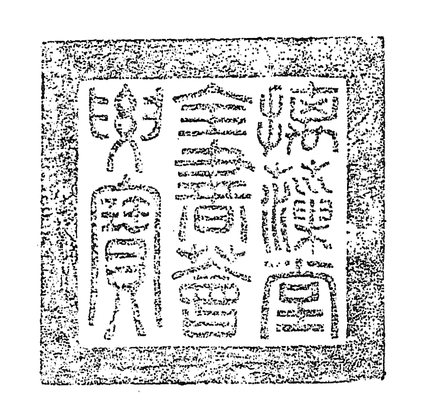
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緫帥四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穎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幷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陜西河南酧中處置一大行臺緫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儆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陵川集卷三十二

謹案三十二卷第十二頁後七行烏珠舊作兀术今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一行錫喇舊作旭烈今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四行阿哩克布克舊作阿里不哥托里齊舊作脱里赤今並改後倣此　十五頁前八行摩該舊作摩哥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後四行巴圖舊作拔都今改

二十七頁後三行錫喇穆爾舊作昔剌木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吴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